偃師縣志

二十三

偃師縣志卷二十三

翰林院編修孫星衍
偃師縣知縣湯毓倬 同纂

藝文志 詔誥頌疏論書傳序令神道碑

詔誥

盤庚上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斅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於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

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於百姓惟汝
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於厥身乃既先惡於民乃
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
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何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恐沈於衆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
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
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
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於難
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於厥居

憩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
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
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
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
以不浮於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咎比於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於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

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旣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
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
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
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胥一心

明英宗賜劉溫郝隆魏隶為義民詔

制曰國家施仁養民為首爾等能出穀若干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嘉賴之特賜勑獎諭勞以羊酒旌為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尚允蹈忠厚表勵風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勑

頌

宋歐陽修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

作宮於永安以脩園寢欲以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修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與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之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

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瑴玉旅於闕庭納於廐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舍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

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

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

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慶園起宮室以望

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

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聲欬思親之義愚以爲宮

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

見治道太僕不先整爲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

民而遲其來耶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

獨留意屋墻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

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鍜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

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輿爲之功恐愚無以識
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遺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
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
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
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
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滃淪道源匯流而淵有
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
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
氣常王而嵩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

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肁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垣廼以荊灼廼訊寶龜龜告[illegible]獻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殺兮耽耽補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

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兄太宗維弟眞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亨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文忠公集

宋李稅嘉禾頌

皇帝即位之三年洛之偃師得嘉禾異畝同穎縣令臣稅再拜受禾獻狀於府府以圖上推古按牒以蹟厥理惟食在民功食配天而民惟國本本固則寧故王者貴農重穀以育天下然則瑞之在禾明務本也異本同歸

示無外也神爵赤雁芝房許木之祥比茲褊矣恭惟皇
帝陛下嗣統以來祇事天地小心翼翼念茲稼穡愛惜
民力澤淪萬方下漏泉壤故誕降靈符以顯殊應寄天
鑒之不遠覩降祥而益恭瑞之美者孰大於是臣職司
是邑弗頌弗揚臣實劣謭謹拜首稽首而作頌曰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丕顯厥耀毓祥閟珍昀昀我田惟
億惟術茲秀浥靈協穟殊歆農曰噫嘻獻於縣令令受
匪傳以歸於府府不敢有歸於元后皇帝曰嘉天錫茂
祉予寶非祥筆在太史

國朝張楠瑞穀頌

康熙二十七年秋八月偃師縣廟前村嘉禾挺生一莖三穗中報一時稱瑞爰作頌曰

戊辰之歲穡事有秋浮邱之野惠我輿謳靈産嘉穀瑞靄平疇一莖三穗今古稱尤豐年兆慶狼戾盈疇遺秉滯穗曷承兹休歸之於天寘穆惟幽還之於地大塊悠悠問之農人熟悉厥由海門不冒懿德作求嘉祥聿至允矣

皇猷省志

疏

漢樊準薦龐參疏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而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　後漢書

漢龐參請徙邊郡內附先零羌疏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

發用嗜不能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
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羗戎不
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
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
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
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
雪矣　後漢書

國朝河南巡撫何裕城請旌偃師縣民任天篤九世同
居奏疏
竊爲盛世嘉祥發見一門九世同居恭懇

聖恩俯准旌表事竊　臣　據署藩司江蘭詳稱查有偃師

縣民任天篤等自伊四世祖任光王起傳至伊四世孫

瑞豐止子孫蕃衍至百餘人或名列成均職司舞佾一

門式好九世同居洵爲郅隆休徵實屬吉祥盛事可否

仰懇

恩榮

賜旌以彰風化等情由府縣繪圖加結具詳前來臣伏

念世際重熙海宇沐平章之化時逢交泰人民沾位育

之休茲據偃師縣民任天篤等誼敦同氣法善齊家勤

耕讀而游手無聞合內外而閒言不起代傳九世依然

張氏之同居丁及百餘宛似鄭門之合食太和翔洽一
家之元氣益加
聖教覃敷奕世之芳型儼若良規是式
褒典宜加似應仰懇
皇上天恩特加旌表俾家著協和得沐
聖朝之寵異戶敦雍睦咸徵壽宇之恬熙除將賫到圖
結照例另疏題報外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
諭

唐李德裕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美其德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鬪淑媛之言輒殞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雒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身而已然殞紫芝以爲

糧飲泉以爲獎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文苑英華

國朝朱彝尊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由斯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旣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

辨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言在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於桀紂耶曝書亭集

書敬

漢龐参上鄧騭論徙邊郡人民入居三輔奏記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

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叅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坵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絶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後漢書八

傳

劉煦舊唐書杜甫本傳

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

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尙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旣至而適卒

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

宋祁新唐書杜甫本傳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廟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叅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土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

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疾貧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衂覬陛下

棄細録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
臣百死再賜骨骸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
省録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
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
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
成都西郭召爲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
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
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
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
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

夔集吏於門武將出㲉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夔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矣　新唐書

國朝劉青芝楊烈女傳

康熙三十一年吾邑樊節婦以烈死奉

旨建坊表閭焉當節婦初被殺也有老嫗夢入冥府有理節婦獄曰殺人者劉表及獄具王荊州王習武貫操

刀表請荆州習武本營藉其姓劉是獄歷久未決至邑
令劉公子章一訊而定蓋節婦之烈又待劉而表著也
如楊烈女者神輙以亮名姓夢告其父如言以獲既彰
彰矣乃遲之四十餘年卒邀國家綽楔之典嗚呼其可
悲也哉烈女偃師夾河人少失母依兄嫂以生比長許
字同邑李有恒未嫁也歲暮其父充官役於外夜夢女
倉皇泣訴曰蕭諒殺我蕭諒殺我父驚且疑時方四鼓
趨歸烈女頭顱已斷左手五指盡落右手尚持帚牢甚
其兄與女閤壁居固未聞蕭諒者同村鼓刀屠也艷烈
女久矣伺其兄熟寐携刀潛入女室欲汚女竟不可得

又恐瀆也殺之逸去是夜大雪血點灑雪上直達諒戶其父跡之果得諒諒衣濺血猶淋漓云遂鳴於官無何諒縊死獄中事寢不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烈女年十七

序

唐穆員緱山道中五詠詩序

仲春之節洛師還近郊亞尹尚書郎御史元公李公韋公將事如軍賞心百里亭時有所繫不克與偕三君子賦嵩峰漢陵維源竹澗仙壇五篇遺我居者善乎詩之時用也如繪出其芳鏡涵聲象畢呈鮮彩琴韻雅音逸

仰嶺泉之間若在春元之上啸峰之下境移象目游集

我心詩之時用也如此否則一時得之人與閑雲俱散興與夕陽俱盡春與殘花共謝游者居者等無及焉使日屬和之聲洛陽爲之動既編次盈什則不可不紀其所以然　文苑英華

國朝艾元復偃師縣志序

邑必有志猶夫國不可以無史家不可以無乘偃師自流人燭稱登羅兵氣者故實則傳疑而不傳信風俗之隆替賦役之消長遷不可關數千百年之高賢懿行得無有美而弗彰者乎丙申夏余以樸樕材奉

命蒞偃偃古亳地也伊洛盤其腳大河澆其背高辛氏殷湯相繼建都政教翔洽成王營洛實為鎖鑰重地首被聖化雖丁成周之衰而列侯猶盟於偃緱偃與鞏洛七邑終春秋之世而不叛是可以觀淳風矣歷漢以來上下數千年聞賢英蹟相接也明時人文尤傑山襄代偃實為中原文獻名邦余初蒞此地歷太行渡孟津心儀卓魯甫下車延父老而諮詢利病山川不改隆替迥殊吏事甚為棘手問昔之華榱高棟今且為墟矣問昔之沃野良田今且為莽矣問昔之肩摩轂接今且為僅存留人矣漕儲歲增驛遞如織耨懸於室鴻嗷於野矣

一切簿書半淪寖失不可窮詰以其吏寥寥而畧蕭蕭也邑之爲寇祟也如是夫雖然旣叨一邑之寄則凡一邑之幅員戸田不可不知一邑之忠孝節義不可不聞一邑之錢穀登耗又不可不釐正而確覈也博訪舊志兵燹淪失爲之慨然因查邑乘自明嘉靖中縣令郃陽魏君宏濟臨汾盧君學韶兩公纂修後迄今百有餘年志没跡湮採風者何以問俗乎我　朝定鼎十有六年矣尚未議纂修以其功繁事鉅前人諉之後人後人又諉之後人興墜之任終屬何人也余不揣固陋一日退食之餘與太學藺子楠然商確同志鋭意開局裒輯藺

予名閫之裔有良史才余兩人立條例訪故老求稗乘問會大中丞賈憲臺檄下所司修志乃揖紳衿諸君子而請之咸頓首稱善羣推游寓豫章名彥鄭子簡星本邑博士子員胡子淑生茲二人有文望與簡子楠然總其綱輯舊聞而掇新事勤纂修之勞竭宵旦之力三閱月而志成付之剞劂約而該典而確傳信不傳疑於疆域則書務表其隆盛之勢於風俗則書務復其淳古之風於城池則書務嚴其保障之功於村鎮則書務遂其閭井之樂人材關乎學校書其何以育才興賢禦武存乎干城書其何以講武練卒書戶田昔何以盛今何以

袤當講其生聚之方書田賦昔何以揄今何以耗當考
其盈縮之由職官則有書某也神君某也慈母則效於
是存選舉則有書某也愜鄉望某也著宦蹟聲實於是
在忠孝節烈書之則式歟且舞名甚勝蹟書之則流連
景慕至於藝文一書但取其有裨於政教有功於理學
者存之於以備採風而資鑑觀是則余之所以爲志也
豈徒誇誕闘靡傳疑而不傳信哉倘一日者輶軒採風
疆吏以是書進但見疆以內士愨民愿男耕女織風醇
俗美豈非殷湯成周之遺風猶有存焉者乎可以張讌
矣

國朝王澤長偃師縣志序

書記禹貢詩列國風山川土田風俗人物已見其大概矣自編年變爲記傳表志史家遵用之志即郡縣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稱馬遷班固涑水歐陽諸家而郡縣之志未有爲藝林所膾炙者何其地臨其事瑣尾其品行駿偉者不過數人其文章卓犖者不過數篇即有龍門之高才扶風之家學採摭網羅終無以與於瑰瑋奇麗之觀已故不登五岳不知羣山之卑也不觀四瀆不知衆流之渺也不遊蓬萊道山册府芸香不知金匱石室之珍偉鸞臺鳳閣之故實也然則爲郡縣之志者不亦

難雖然得其時與人人無難也我國家聲教覃敷

車書一統

聖天子稽古右文加意文獻

勅天下纂輯通志以廣聲名文物之盛行且告成大中丞閻公開府天中百度釐舉亦以志書爲未備檄行各屬續修長捧檄竟讀欣然竊喜又自慚弇陋未克勝任因思偃雖蕞爾邑乃考之昔日亦名區也天文上應張柳地勢交通秦鄭山則嵩邙對峙水則伊洛瀍流在古爲高辛成湯故都其流風遺澤猶有存者風氣廻環墳壤沃饒洵河洛間一勝地也迨明季兵燹之後邑乘蕩

然無存僅我　朝定鼎至戊戌歲艾令曾經修輯今已四十餘年且其時因陋就簡紕漏滋多識者憾之戊辰春長承乏茲土急欲蒐采遺編刪薙繁蕪勒成一書垂諸版策會以碌碌簿書謙讓未遑今憲令式頒敢不黽勉從事以成一邑盛典乎爰集邑紳士宏博長才姬君象方張君樸公李君裒芳暨明經博士員開局於兩程書院供其飲饌給以筆札一遵憲頒條例考訂之事下逮儒生咨訪之勤不遺野老軼失者增之踈畧者詳之繁蕪者刪訂之舛僞者更正之凡夫山川土地之宜戸口田賦之數風俗物力之厚薄忠孝節義之懿美靡不

核疑而徵信亦且釐事而增華五閱月三易稿而成書爰進大中丞而筆削之以述往事昭來玆於是乎在恭遇郡伯汪公草創既就敢請刪定以襄盛典長亦得竊步後塵藉以不朽幸何如也然長竊因之而有所感矣間嘗披閱各縣志或詳或簡文雖互異非上關國計即下係民風而其間之忠孝節義尤足深入向慕不禁作而嘆曰志之修也蓋以教天下之爲忠臣爲孝子爲廉吏希聖希賢而爲義夫節婦也豈徒以摛藻搜奇徒侈觀聽而已哉是集也紀載詳明叅考精確一邑之山川風土嘉蹟懿行條分縷析一展卷而瞭若指掌至於憑

高遠眺識地氣之鍾靈望古遥集弔昔賢之遺址或立
朝著節或居鄉立行或烈士成仁或貞媛厲俗與時採
風之使輶軒入
告應與奕奕禹甸濟濟周楨後先媲美不止頑廉懦立
觀成感於一時已也則起頹風而登郅隆端於是攸賴
矣是爲序

國朝朱續志偃師縣志序

邑誌一邑之史也吾鄉王新城先生使蜀隴取道關中
覽秦中諸誌於武功頻陽高陵諸邑乘皆極口稱之謂
其體例書法詳核精嚴足爲楷式乾隆九年九月憲檄

豫屬各郡重輯誌書余奉令延邑紳士呂君鼎祚喬君履信等開館編纂適喬以宰頻陽時所撰誌書示余余因詢頻陽舊誌及武功諸誌果如新城所稱許否喬曰無他謬巧也率以史法行之耳余聞之慨然曰諸誌之見推於新城也有以也夫夫以作史之難也劉子元有三長之說袁松有五難三等四患之說歷指諸史自腐遷下迄於前明金華宋氏諸人操觚含毫編年紀月幾於居則充棟出則汗牛矣而才學識三者俱備與褒善貶惡不畏强禦編次勤成鬱爲不刊高才博學名重一時準以三等一一脗合者葢亦希矣至於煩而不整俗

而不與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而且或拘於時或拘於私於勢於衆各蹈五難四患之獘指不勝屈也即以諸史最佳者言之文直事核如司馬而孟堅子由皆譏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如班氏而蔚宗漁仲遞議之厥後歐陽修五代溫公資治論者率極推重而歐則事多牴牾人多錯誤司馬則進退去存未盡允協采摭近冗日月參差此考異糾謬舉要補遺諸書之所爲作也記事載筆之難蓋如此乎其至也詎僅懼有陰讉如韓柳二公往復之論與然而孰是說也而遂閣筆相視含毫不斷將毋適蹈昔人白首有期汗青無日之誚乎

如是則身任著作之責者亦慎之而已昔孔子作春秋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慎之至也故筆削褒貶游夏之賢一辭莫贊他如胥之孫盛唐之褚遂良吳兢輩執義如山屹立不可搖撼皆慎之也敬慎將事事靡不舉珥筆之職猶其小焉者也武功諸邑之誌康公對山呂公仲木諸公之筆所以見稱於文壇宿老者亦以命筆屬詞無不其難其慎而後出之也故足述也今與諸公約采摭務博登記務謹去取務嚴不立意見不事包荒備前人三長三等之美而去其所謂五難四患云者庶可出而問諸世呂君舊姓出入周今日之仲木也喬君曇編

類志一遵公介舊例致可稱述固復不愧南董余以簿書鞅掌筆札庋置久矣文章著作之事何敢輕議然商確點次罔不敬慎將之計閱歲餘幸而藏事繕呈憲覽仰塞台命若謂近攀家學直欲上泝考亭綱目之緒則余且背面交汗矣是爲序

令

晉杜預卜兆首陽山南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别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焉能知死故各以巳意所欲

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

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
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
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
歛之事皆當稱此

神道碑

唐李邕贈太子少保劉知柔神道碑

邕聞古之常銓今之大寶或籍地因勢或經德自身或
經疑樂國工或時學時秀或貴盛終吉或等祀老成或
廣孝倘家或納忠刑國有一於是則百斯慶書干牘大
其間別乃揔集高曾備致昆弟悉數以周稱同原而合

流息女擇於賢夫亂字訓於頁治首止光寵出入寰耀
君此表裏者矣府君姓劉氏諱夘彖字某彭城人也其
光府君母弟銀青光祿大夫左常侍崇文館學士修國
史子元按史牒推之楚孝王囂之後粤若伯豫談經景
瑜志學令言穎邁王喬名理迴仁之撫接內史之節義
是以嗣前人食舊德皷贊史傳槿石邦家其來遠矣高
祖魏驃大將軍北州刺史禕府君謚曰懿曾祖齊散騎
常侍文林館學士帳府君祖朝散大夫陳留縣長元遂
（思宰相世系作 隋留縣長務本）府君考宋州司馬贈徐州刺史藏器府
君莫不都長忠方簡質貞亮業行優絕政理殊尤府君

稚節一成立年博達典學爲海懿文爲林鎭重爲山幽
靜爲谷清淡事約言遺理深謙嘗後身儉不逼下至若
儀刑領偉風神散逸立若尸祭坐若肅賓認金不爭闕
焉引罪公庭絕於私議虛室造於元門遠遺之觀一作覩
物則一作得名顏子之聞一知十無以過也嘗以爲權略
多豐儆察不詳和令乃私靜勝而言一作立立言一作莫神
怨行莫人詠固能陳無兵火無藝變奪物姓延積福根
然後至精敬純全德居厚崇化務俗樹德垂聲可也識
者以爲張華茂才荀彧遠略雖曰王佐則無天年今府
君二者兼之一言得矣觀藝知巧覩葉知秋吉祿大來

壽考休佑吾無間然矣逮誥考卟科薄遊異迹宅憂霸
滅有命從師解爵廬墳受錫表闕冀鈿光復佐職難拔作
艱貞歷荊府司馬史氏詳矣自皇運啟聖清途授德輿
國冑司入曹拜司業兼侍讀漸也府君雅伏忠公國振
權寵恥或趨貴哲不易方出為荊府長史復戶部從同宗
二州錫益二府一淮南廉察再由東巡撫加銀青光祿
大夫進爵彭城侯大府有四公居其三要轄有三公提
其兩家卿有九公自屬國二年尚書有六公以司空十
載分爵有五公當侯伯之榮居守有一公兼宗祏之寄
巡使有十公兼東土之俗凝輒有三公首儲宮之傅至

於仁以養之義以行之愼憲以恤人闢土以祈穀制曰貢霸之奉法循理錫以高車鄧賀之惠化仁明加其冕服至於發貯賑施書板賦財已一作以字槃單于且平水土制曰出膺賢守則郡國循良入侯名臣則衣冠準的俾遷榮於北斗宜作範於南宮夫如是有足以論道經邦助天開化增河海之渥澤近日月之景光府君止足發衷辭滿得地終讓八座還邑三旌聖上錄德序功養老懷舊就成頤攝留連間曠制曰乃建儲貳聿求賓客允茲懋官惟爾崇德府君固乞骸骨退守用圖恩命如第前給全祿嗚呼日有昃歲有除澤藏山風振海翻伊人

也矧伊人也春秋七十有五以開元廿二年六月十五
日遇疾薨於東都康俗里之私第皇情震悼追褒者及
制曰瞽瞍舊德植幹通材清以立身儉而率下出入三
署綢繆兩宮曾不慭遺奄然永逝言念遺老惻悼于懷
宜寵贈章式旌泉壤可贈太子少保物二百段米粟各
二百石葬日官供幔幕手力等太常考行謚曰文以某
年月日葬於河南府緱氏縣景文山原禮也府君昔在
平日深戒厚葬祖載服用子曇黃門侍郎宗子曇所營
奉嗣子某官某等追惟先志臨穴長號謹以焚之殆無
遺者倘曰史冊者揚乎名碑然者紀於迹今願抒哀籲

郜樵穮發頌聲彰末嗣邕曰雝雝潡不十一千百焉其

詞曰

漢起沛楚封徐代一作氏則九慶實餘惟英秀閱一作卓粤犖揔文史張禮樂諫而尊道而勝集百祿延周稱貴自取德可榮弟紫綬瑨黃門始孝思後忠烈歷中外備名節歲彌長聲更揚觴屬國老文昌懷遠圖思太盛謝人爵委天命月有虧日有昃皇恩勤物情惻倚孝子奉惟凝作遺訓服用薄哀榮順布史籍繼碑石名數開幽明激

李北海集

唐孫逖贈太子詹事王公神道碑

洪範五福一曰壽三曰攸好德全生養形者爲壽而已
非有德而不彰履仁蹈義者爲德而已非有後而不昌
天生大賢神降元吉備福祿而登耆耄者在宿預公焉
公諱同匪字某瑯琊臨沂人也其先有太子晉以啟其
初牒有將軍翦以固其元胄有中尉吉以大其儒門有
丞相導以蕃其卿族自導至公十有一代禮樂增業衣
冠濟美天下之人謂之著姓曾祖寬陳侍中祖誨之皇
朝秘書郎父知無祿早世皆先達之良也公夙遭閔凶
不稟嚴訓聖善所育孩提有成體恬淡之性資醇醲之
德學無常主言不爲華踐行而隱其轍迹襲明而晦其

光耀湛然以靜淵然以默故談者無得而名焉儀鳳調露之間太夫人春秋高矣願及親以筮仕豈要君而擇祿繇是解褐鄧州南陽丞六安不樂吾聞其語公則喜焉孝子之致養也秩滿授濟州司法參軍垂拱中究獄起州將薛顗伏法以公坐是失職十有餘載十年不調人以爲難公郎坦然仁者之處約也久之選授吉州司法參軍以丁內憂哀毀過於禮幾至不全喪服既除哀聲未盡遂不茹葷血於身矣神龍初調補司農寺主簿時從父弟同皎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以國親封宿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得而勿喜知來者之不可却

也尋坐駙馬所累謫建州司倉參軍失而無慍知去者
之不可止也洎睿宗受命亡韋開釋授公申王府主簿
尋又增秩朝散大夫於是乎見倚伏之回穴矣居歲餘
制攝安州都督府司馬除太子舍人轉太子中舍人歷
太子家令拜宗正少卿遷左庶子東封之歲表請歸閑
制授亳州刺史致仕凡官歷一紀時更五君險阻則遇
屯和平則之泰康強則陳力羸老則向晦命非吾有委
運推移身非吾有與時消息動斯可效靜斯可則古之
至人謂是全德春秋八十有四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二
日遘疾終於京兆安興里之私第皇上以公春華秋實

之稱著於兩宮故贈以太子詹事飾終之禮厚莫重焉有司以公天經地義之德冠乎百行故謚之曰孝易名之典善莫大焉公束帶於朝端然齊肅目不迕視體無懈容其從官也常避右職其御下也務存大旨不矯擧以求是不憂務以近名所謂建陵之長者也公雅好釋典尤邃禪門爰有別業便營精舍懸車之後隱几於茲不出戶庭彌入真寂斯所謂維摩之梵行也公身居顯位子至大官萬石集門伯禽拜後而能謙約自退忠儉有恒占田必先於窮僻卜宅不更於爽塏所謂公綽之不欲也公屬之內開會館者二人六姻之中降虞嬪者

再世而能進不求寵退不失親遠而不携邇而不偪斯所謂山甫之保身也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宜王公之受茲茀祿式是繁祉享高年以有終保令聞而不已者也初 公娶於安定皇甫氏郎太子舍人德參之孫洛陽縣丞寡過之女溫惠成性徽柔作則降年不永先公卽窆安厝之日公爲郡掾雖班秩有等抵封尙卑而精靈所寧歲月滋久而公之克葬禮用上卿同於舊穴是稟王命祔於新塋未達神理卜夢通感子孫是依魂無不之合乃非古以開元十六年十月七日葬我孝公於偃師縣首陽山之南原夫人舊塋

之東禮也嗣子太子賓客邱懿文執時清行動俗爲國大器作人元龜不有教忠孰興于嗣不有移孝孰榮其親豐石未琢行楸已拱敷求作者枉逮門人昇闕里之堂實難論賦表太郎之墓多媿題銘銘曰

洪洪淮水世祚王氏於穆孝公是爲端士動合元化靜符眞理以道觀身以忠教子北口邙阜南瞻洛川還依舊穴更表新阡從古之制非今則然峩峩雙龍松栢生烟　唐文粹

唐權德輿贈太子太傅趙公神道碑

在漢孝宣厲精理道則有魏相逼故事丙吉知大體百

職修明中興有聲惟 皇帝在位十四祀得賢相成紀公趙氏受天清淳佐時翊熙本洪範之正直躬大雅之明哲左輔右弼調若鼎味降祥而生盡瘁而終時貞元十三年年六十一皇上震悼不視朝三日詔奉常具儀法冊贈太子太傅又俾曰執事爲位哭於其庭弔祠禮贈賻集作卒有加等二府之屬或銘其德於壽堂或狀其行於考功有司稽實諡曰貞憲公之盛業斯謂不朽又舉其始中終之畧識於神道公諱憬字退翁天水西人其先成紀子之支宣子之忠支子之知人左邱明太史公寔書之曾王父仁本皇司列少常伯同東西臺三品以忠

清勵翼多所發明乾封摠章之際號爲稱職王父贈趙集作越州都督誼歷右司郎中乾封縣令司僕少卿烈考贈鄭州刺史道先仕至洪州錄事參軍惟祖禰含章故慶延追錫崇構丕矩復大於公公保抱之歲生知色養弱冠之年則無幼志及夫被儒服踐法言敬宣而文肅莊而溫端誠博物錯綜古今非大中至正不接於心術寶應中元宗崩肅宗幸梓宮有司議方中復土之制爵西部日聳歲饑人流公以王者追孝恤禮宜儉褐衣上疏詞約指明君子曰此劉更生諫昌陵之言也息偃江作名聲籍甚始佐州司力辟榮軍自試守江夏尉三遷

至監察御史其後魏車幾撒賢侯盧左大允難理之府皆待公爲重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集作中舍）丁太夫人憂柴毀孺慕殆將死孝感導善氣降爲嘉生有芝煌煌秀於墓樹之側公默而去之人莫知者既免喪徵拜水部員外郎未幾檢校工部郎中副湘中七州軍事居一年詔領留府尋踐方伯以中執法錫金印紫綬罷職家居拜給事中執法疊懷帝北狄有下嫁冊命之禮復兼縣丞以副皇華旋彰未至遷尚書左丞時人用彰皆以貞勝其初撫封上狩於灈中守臣之任憂寄愈切公恤隱俗和仁而愛人與師知訓善吏樂職行之三年教化

明備底貢有藝賦政不煩絜矩以度苛衰露章而無匹
萋飛語雷動明誠山立受代踰年事寔敷聞故有左曹
之命講貫舊章惟眞是視刑或失入議將必還公望日
盛其勤靡盬故有和戎之役致賜諭旨協寧殊憐疆埸
之言專對而不給紀綱之僕承事而不征保就安利北
方咸悅故有在途之拜整南宮之紀律起郎吏之功緒
風望素重法制允精嘗歲終舉吏可以長人者或以其
細故深詆將以病公公乃移書自訴請下其考有博大
之度無忿欲之私一臺承式六轡在手持綱體要善否
有章故積公輔之望貞元八年夏四月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明年五月轉門下侍郎以厚德載物以全才宜化
舉直盡忠敷納詳將（集作明）正主（集作百是）度之本去一朝之
便事有統紀心無面從嘉猷匡言鎮定宏大謙厚而不
伐持平而居易闢邪塞違厲而不校陟恪始終常載
用和戚（疑）夫先正（集無正字）嘗歷左肅機東臺侍郎充著
休功再參大政公皆踐之是以仰之嘗以為漢庭諸公
罕備有其（集作用）用以石慶之醇謹而不能闢決薛宣之方
畧而失於煩碎翟方進之明通而固其位公孫宏之節
儉而近於名公備（集作偏）有其長彼寔多缺唯丙魏所履
我無愧焉嚮使天與之年盡行其道則天之所化可勝

既乎故其登庸也士之仁者相賀而不仁者相弔其全
歸也士之仁者相弔而不仁者相賀斯可知已至若睦
中外之姻而均其祿賜豐宗廟之祀而不理第室啟手
足之日家無餘財奉終郎遠待恩禮而後備難矣哉嗣
子宣亮全亮元亮承亮箸伯季以門子爲宏文生叔仲
始解巾受祿皆稟德風幼而孝謹以十一月景午時得
吉卜奉公之喪祔窆之於河南緱氏縣景山之原禮也以
德輿叨居宰士嘗辱深知職奉贊書備詳盛烈俾刻金
石闡於無窮銘曰
晉有成宣代稱忠勲先正　當伯匪躬事君纔復於公爲

時爲臣德不踰閑心不違仁貞其所履以翼天子大猷集作猶是是經中立不倚乃賦明命宜躋遐紀吾道方伸修途遠已緜原倉蒼宰樹成行令名章章樂石在旁噫嘻太傅之風不代不忘文粹、

唐權德輿贈左僕射王光謙神道碑

天球白珩產於崇山叩之而清越格人莊士生於積德用之而宏大其或含光而韞藏器不發乃燬而目是滋百祥蘊而爲義力飾而爲徽章故太原王公四筮仕而領通邑五追崇而登端右循政茂於官下湛恩集於身後有由然也公諱光謙字某自東漢鴈門太守澤五代

至晉中書令獻之坦之葳蕤德名與吉祥偕盛自後魏
龍驤將軍長社穆侯慧龍五代至隋秘書少監邵以勳
華文學復大其門孫書生隋揚州戶曹參軍來宰相世系表作揚州司馬孝京戶曹生皇吉州司戶參軍子奇司戶生美原丞
贈太常卿慶賢三代況晦遵其風訓公即太常府君之
長子也幼而岐嶷長而淳懿絜矩慎獨抱仁戴義閎深
博辨之學稽古禮文之事炳然含章靡不通貫至若文
舒之清修廉寔處中之剖析元微玄理之宏恕長裕之
沉靜合是家法而躬行之始以門蔭受署凡四徙官曰
豳州三水潞州潞城主簿絳州龍泉縣丞楚州淮陰

縣令所至之邦二千石必加禮慰薦而公牢讓晏之退星
不可踰及爲縣令也務清淨之禮而去其煩苦推明誠
之本而教以廉隅一同熙熙生殖阜滋楚風丕變幾至
齊魯因喟然曰彼天爵美祿者在仁義與樽酒而已太
邱彭澤豈多秩耶於是放懷於外齋神於內沈研象繫
之表盤礴天人之際其致知格物不可詳已以開元二
十九年春正月捐館舍於淮陰年六十九其明年返葬
於河南府偃師縣北山之陽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太
夫人繼夫人隴西李氏後夫人同郡武氏贈彭城郡太
夫人飾終三加子貴故也公子才子五人長曰翃以博

雅典憲亮宣方貞集作宣力貞厲歷御史中丞在散騎常侍刑部吏部二侍郎御史大夫贈戸部尚書謚曰忠憲次曰翺吏理評明官河南府翟陽縣尉集作丞次曰翃循良愷悌勲德茂盛歷辰朗容三州刺史容管經畧使兼御史中丞河中少尹朔方節度留後汾州刺史單于副都護鎮武軍使徵拜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再居大理寺卿爲福建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踐履藩垣逾四十年階至特進爵封本郡次曰向士行清修爲秦州上邽縣尉次曰翽文敏有翰一作鐵歷監察御史三原縣令著作郎太子僕翽向皆不

章皇天翩亦命展其志而忠惠公暨太原公揔集休祉爲宗工藎臣初忠惠公與肅宗代宗從容言天下事甚衆且曰文致太平在正名丁璐危言悃愊痛詆權幸條疏理道坦然章明沃心前席傾以爲相者數矣雖位竟不致而其遺風直聲暴乎天下太原公剖符賦政累刻金石臧夷越劇賊開地請人條蕭也以沉幾銷慝變護單于也以尺書景獷俗中外官師淑聲流聞保釐尹正式是東夏安危經意未始有緘言代德者以公之保集無保字道未光而慶下鍾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之故也初以忠惠公扈鑾幹於岷峨其勤匪懈贈公隴州刺史又以持

節印冊命專對於北方間關□力再贈公秘書監後以太原公南服嘉庸三贈公爲□部尚書以敭下肅清四贈公爲太子少保以闢方報□□□贈公爲尚書右僕射噫嘻賢人教忠之業令嗣揚□之孝大君追遠之澤是三者可爲至矣十七年太原公貞于龜筮得二月壬寅吉於是備八疏七章鷩冕佩□之飾懷陵彭城二郡太夫人以象服稱焉詔給鹵簿□司喪事慶靈集於一門光耀被於九原然後知積德豐報之不誣矣至若忠惠之子爲守臣太原之壻居台司諸孫昌阜官聯圭組則列諸碑陰以備代家斷慈琬琰□銘公德美集作善其詞曰

有匪（集作匪人）君子兮德行醇備蠲□（集作□□）赫兮咺闡玄

義觀我靈龜兮膳毒之厚味□風百里兮馳蒲密之□

擊慈和安靜兮潤境如春仲□容儀兮與古為倫全才

不耀兮流慶後昆忠惠既及兮太原顯尊五加追命兮

賁茲元壤隼旟龍劍兮以至□□長澤流根葉兮恩及漏

泉壽堂拱木兮以（集無此字）橫蒼□□隨武可作兮臧孫有後

崇岡樂石兮昭晰悠久吁嗟□公斯為不朽文苑英華

唐權德輿贈太子少保徐公神道碑

公諱申字維降東海郯人五代祖周宣州刺史瓌瓌生

隋江州司馬晏晏生吉州太和丞仁澈仁澈生皇吏部

郎中諫議大夫元之元之生公烈考汾州司戶參軍贈
信州刺史用仁義世其家諫議之文行信州之廉退及
公始大承泰初嘗擬著作胥常侍至操柄儀曹搴士林
之菁華擧進士上第調補秘書正字四征翹車相屬於
途望公輿趾以爲重九江而西服嶺而南與朔塞被邊
之地聯爲侖介歷大理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太子司議
郎殿中侍御史錫以章綬冀國路公之誅哥舒晃也公
以從事主謀居多嗣曹王之守鍾陵而誅李希烈也公
長史行刺史調州師以護餉隊道厥勞茂焉江漢旣清拜
韶州刺史先是長吏不任職官曹號廢刺史寓於理下

邑之令丞與編人雜處其逋亡公田爲蕪公乃假之耕牛賦與種食人人自占認其力而爲之制歲乃善熟積爲倉箱於是討徒庸程力作爲城寺大治垣屋廐置市列道橋器用皆備焉既去之日夫家名數倍差於始至而不書於籍邑子張某等五百人獻其理狀得請於觀察府以函奏書請立祠公瞿然止之曰此刺史職且一旦上聞與治伐者何異所不忍爲也府不能奪改合州刺史以先濮陽郡太夫人兆域未祔表請葬緦麻既除以御史中丞領景州刺史自兵興四十年山東諸侯率強大矯蹇郡二千石多自命於轅門蓋縣官息

人含垢而固緣漸漬然也至足朝廷以滄州負海勁兵彼處乃建節將幕庭裂屬城以置支郡會其帥亦請缺守於朝朝論難之二府比推擇未稱因召公入見而面諭焉錫命服文馬緡錢五百上舊作萬壽加節度副使中朝之條虢虞令始被於景人旦歲節度使來朝既從父兄爲代表公以本官爲軍司臣陳情去職徵還京師復以御史中丞出涖邕州領經畧之任開南蠻一徼道宣明威信種人黄氏納質請命化條風行獷俗以清明年中貴人持兵符詔書至部以御史大夫督南海二十二州軍事而節制爲前此守臣物故軍吏乘變竊發印符屬

邕部校援朋惡少年皆吾輩軍中為亂州郡率亡命公既至
捕誅首惡悉原諸詿誤者萬擢其險阻自晝攻剽芟夷
根株使無遺類然後布以寬大人安作業溟漲之外巨
商萬艘道犀南金充牣辦至天下丁之恩澤賜予聲明物
采皆待寄上應急宣以驅疾使下無強買用絕姦利和
糴招徠外區懷之輿圖對之内其理可知也朝典酬庸
進階至銀青光祿大夫時蠻獠未靖公客頭請發卒徒
五千循伏波故道撫戢蠻蜑以令師期誅不恪詔可其奏
就加禮部尚書秩正三品顓封東海命書未及至奄捐
館舍遂以太子少保印授帶嗣稱焉是歲改元元和公

之生七十年矣嗚呼以文發身以智經物惠和且温忠
恪廉靖佐賢侯長叢皆有理效在部也興事功在景也
修舉制取學察風俗輸海糶師律以八命居六官攸好
德考終命其壽履之全乎夫人渤海高氏早歿繼夫人
扶風郡夫人竇氏表明有賢行嗣子右衛倉曹元弼似
續文鉞號先毀慕以某月日寧神于東都偃師縣之某
原乃刻堅石以傳永久銘曰
噫徐公有質有文有義有仁名聲章明邁尋倫兮噫徐
公不伎不求不緇不磷贊化　四征暢嘉聞兮公之教人
于閭于景于邑于廣采[illegible]　路利攸往兮公之愛人以

淸以靜以悳以養流庸集附類景響答如何不備嗇忽
帝凶著龜之同天地之中吁嗟乎徐公　文苑英華

國朝朱鈞奉政大夫吏部郎中武君神道碑并銘

偃師武億以書介兗平王範曾武進陳宋賦懷寧余鵬
翀三生抵鈞乞爲其尊甫先生驗封君撰神道之碑曰
伏惟夫子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而億又不爲世所知
獨敢奔命投誠於前者自惟朴鈍辛辱教必不敢自誣
其先而俾吾夫子陷于有愧詞之譏辛亥而賜之銘其
詞文應昔請銘法而　國制自五品以上得於神道建
碑刻文如式鈞謹諾按狀君姓武氏諱紹周字夢卜國

初自河南之河內遷偃師懋德于君為曾祖　贈奉政
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維翰于君為祖
勅贈文林郎東流縣知縣諱晉
誥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諱夔龍于君為父以
篤義尚行載在縣誌君初入塾不苟于羣兒戲長益精
諷弗輟通毛詩左氏春秋補縣學生父喪服除康熙丁
酉舉于鄉雍正癸卯成進士出興縣孫文定公門文定
一見奇之曰若矯矯可試館職也時例進士引
見選庶吉士者必用大臣面薦非是不得充館選禮部
侍郎登封景日昣故知君從容晉語君請以鄉後進禮

徃見而後耆之君謝不可以是歸進士班隷選司公之
選爲汾西知縣縣故荒僻而典史其輙侵官事橫縣中
前知縣者不能制民頗患苦君下問到官典史以君書生
益易之迎謁請曰堂翁事不煩君幸以屬屬吏君曰幸
甚即手引重牘積日月糾結者訟之兩造爭喧于前
典史載手不能何問君徐呼役一日設坐廳事西偏訟者
來數語立中其肯綮兩造叩頭辭去嘗是時一縣譁
爲神君而典史旁覩流汗顏失色其橫乃行歷萬山中度
地高下宜開石渠以輸甘河引水旁溉園相諸鄉田百
餘頃縣便利焉又問所疾苦凡縣稅供給一切裁除之

抑痛爬癢民乃大蘇君初至行視及麃䴥神猙獰若厲鬼君仰曰此爾雅云旣伯馬祭鄭君所謂馬祖天駟者也狀胡惡吏侍色變君怪固問吏曰神禍福如響官勿多言君叱之明日馬死者再吏曰奈何君曰神不禍福以駭人偶然耳明日馬又再死吏又固諫君厲聲曰神與知縣同司天子驛而乃賊殺驛馬求飲食耶令且憑魅罪不赦吏立瘞碎之命更像祀焉自是麃無祟一歲聞蝗君按禮注有八蜡有先嗇司嗇及昆蟲之文而詩有田祖毛傳鄭箋並云田祖者迎祭先嗇也乃躬率吏民築壇周玖以御

田祖爇燎坎中令民執蝗來內坎甕之君肅立禱詩祝
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觀者曰迂哉一夕蝗失若蟄然
君治用經術設誠而行往往獲效他日比縣賊民挾左
道寢欲爲變山西大吏召君密授指往擒之君僉擒之
而功在我知彼縣者禍不測矣則手擘書呼健役一日
夜投其縣又佯疾作遲遲行比及縣而知縣者已械其
魁來君與俱入見大吏謝曰微某者紹周以疾幾敗機
事大吏怪之傳諏得其狀則嘆曰長者長者嘗攝大寧
大寧有馮鐵漢者梗吏法候縣官至則狂呼請先試官
重楚楚之血被地徐起揚揚行有喜色縣入顧之矯舌

走君至又來呼於門如初君召入諭曰若人耶以若父若母之虐與楚校又因以爲人暴若尙人耶縣官楚以楚吾人不楚若非人者若去毋恩此鉄漢聞君言則大慚沮出後君再過大寧鉄漢從父老來迎輿前君駭問父老何與若來鉄漢伏哭曰某生幸遭公獲名人矣父老皆曰鉄漢今爲善人縣之福公之恩也久之以歲計報績調知臨晉到官數月餘丁毋憂大吏以君循吏欲以在任守制聞君泣請行服歸既除授池之東流君至東流故知東流某者當代去負官錢無算時知池州府李嶂强君任之不聽忤知府意輒引吏文書書小誤昔

[illegible]輒遣毀文去[illegible]許璉子懸虞守言
[illegible]勝其償生正衙杖其役而遣之役狂訴於府知府則
[illegible]員欲出死力以擠其家不可得會吏部行取君爲主事
[illegible]府伺君去摘他過斥君被議降級補光祿寺署正遷
大理寺右丞奉差倉場監督再遷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illegible]滿陞郎中君在吏部歷官克舉其職其入吏部旦
君益治牘必手僃之務覈事實雖老吏皆憚君不敢
[illegible]其例在部號爲能事然非公事未嘗一謁要人積
[illegible]官擢則爲道及知府矣或曰不謁要人即例有變
[illegible]皆老倦於出且無歸耳竟休致歸時乾隆二十二

[illegible]者既歸縣官來請君俞河兩程書院院長其教授諸生
[illegible]已而辭去閉戸不出中鄉人罕識其面久之縣募民
[illegible]官道禦隸來即門君不出應之隸挾君去僞夫君不
[illegible]與辨隨行入市市中無不識君者曰公不出久矣何從來
[illegible]者告以故于是市衆君子訴隸曰若聾耶不識吾鄉吏
[illegible]宜邪隸叩首謝君乃聞君在吏部時適李暐者來補
[illegible]升君鄉人以外有司侮辱折求見君則爲之執故吏
[illegible]恭既罷未嘗與客言其前怨縣人至今稱君之德
愛也君家居五年年七十有四卒君生於康熙戊辰
[illegible]月初九日卒於乾隆辛巳年五月十七日配孟氏

封宜人側室郭氏子六修俊稱偉億倫女二億以乾隆
庚寅本省鄉試獲舉從錫瀹以請銘者也君諸子先以
甲申冬十一月葬君北郊之原不及納石壙中茲乃重
爲之銘於其神道銘曰

稽風俗邇宋姓武功河南巨[illegible]不遷偃師去高會渠渠靈
主橐柜君竟大夫成進士初[illegible]即文定模玉堂夢陽清吾
魂魄非掃門客仕逢忠尉辭邑沃沸神君民謂甘河距
川漑園柏田石棊疾蠲伯祀[illegible]瘟厲碎像變置害菑投職
我馬虺隤察擒賊魁讓誅籍擿大寧鉄漢血楚里悍化
君爲善泣行毋服除官迪屬迴守不淑入大官厨廷平

讞書吏部老除故守選謁龍顏蹶蹶故吏不伐亦不諂

官將擢老焉教授閑關隷烏識面充夫推常君返白縣

德與度美天學君死六丈夫子億也煢煢先大君閔詞

乞銘劉邘山之邃古碑蠹天書文不祿